太平御覽

六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66)
函號 別 14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之印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職官部九

左右僕射

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尚書博士及騶宰永巷皆有僕射取所領之事以為號若尚書則名曰尚書僕射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集何東永好文德行軍常早禱路称鮑尚書兵

後漢書曰郅壽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

浅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〻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賫書諸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又曰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笑曰戒識鄭尚書
履声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象事魏志曰
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
曰近表詔以嫡庶不分復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
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戒之周昌
又曰徐宣為左僕射後加郎中軍駕幸許昌宣揔統留事帝
皇主者奏呈文書詔曰朕首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又曰文帝時欲以賈詡為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
所望詡名不素重非以服人詡縱昧於榮利柰國朝何魏略曰
李豐字安國為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託疾時臺制滿百日當
解禄豐未滿百日蹔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及太傅宣王久病曹
爽攝政豐衣為二公間故時人有傍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
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
内圖事有以遊光
吳志曰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劣軍曰故遣

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書曰陳顗代陳泰僕射吏部四辭而後受

又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為左僕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

晉起居註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吏部常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德忠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寛恭弘殷淳通有才識其以舒為左右僕射領選曹

又曰永昌元年詔曰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機讓軍周顗可左僕射領軍王遂可右僕射

又曰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弘濟莅官盡心所居著称其以珪為右僕射

又曰太康元年詔曰尚書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治典協宣庶政

謝灵運晉書曰右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棲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叅攝百揆出納王命右元凱之任也

于寶晉紀曰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揔樞機之重非畫拱無為委任則

成之意也以祐為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晉諸公贊曰司馬珪少時有令望早歷顯識晉受禪為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為美

晉書百官註曰僕射一人銅印黑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覽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石

晉公卿礼秩曰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晉中興書曰顧和康帝即位為尚書僕射以老母固辭詔勅特諭暮出朝廷其優遇如此

又曰紀瞻字士遠為右僕射弟祖常内殿既然優天下曰社稷之神臣欲無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臣不敢聞命弟祖曰方欲善云何復從謙讓耶瞻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為治乎

又曰王珣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稚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昵桓玄荅道子牋云王珣明悟疏徹風流之美雖逼以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又曰刀協字玄亮除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制度未五朝臣無諫習舊儀者唯協以久在朝中加性聰即多諳故事朝廷憲体出

入威儀唱讀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為強記宋書曰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舩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又曰漢制御史中丞遇尚書令僕丞郎車皆預相廻避臺官過乃得去令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人行猶其制也尚書漢臺稱魏晉也降方號曰省

又曰弘為僕射奏彈康樂侯謝灵運淫其嬖女敘興胡江洢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内臺舊体不得用風声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

又曰王裕之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所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聞疑獄敬弘不對上変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德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

齊書曰王延之轉左僕射宗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比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處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曰張緒帝欲用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曰来少居此職褚彦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右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昏衰政不可為則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武以僕射領吏曹
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南燕書曰暮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諄為右僕
射時嵩諄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諄弟軌為中郎
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謝帝顧曰擢
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後魏書曰郭祚為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門下參議
刊改故事令僕射中丞騶唱而入宮至於馳道及祚為僕射以
為非盡敬之儀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

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趙善為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
謙退其職務克己則曰謀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
稱其有公輔之量
又曰元順除吏部尚書右僕射及上省登階見榻見榻甚故門
都令史徐仵〻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便塞涕泗交流久
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陽平王新成之子欽字思若累選尚書右僕射欽色黑故
時人號為面黑僕射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孫騰謙尚書右僕射府庫閑鑰一以委之

又曰北齊王晉明豪侈有氣俠晉心經史招引賓客嘗為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退告人云癡人飲酒安能刀筆吏披故紙乎

北齊書曰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塉薄隆之啓高祖悉更互易乃得均平

後周書曰周惠達為右僕射自閑右草創礼樂歆然惠達與礼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帝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又曰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曰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生念望不過一群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選以至於此今位居上立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主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得謙美朝廷敬屬選衆而舉何足為辞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

陳書曰袁憲選右僕射叅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簡懿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

榮之

隋書曰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後文帝斬熲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窮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何省平論大事外示崇重實達奪其權

唐書曰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為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懿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此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在屈大事合

聞奏者関於僕射

又曰戴至德為僕射時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嘗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日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来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請却付牒来也至德笑而還之儀者尤称其長者焉

又曰元和中裴軍為僕射於尚書省都堂上事其送印及陳孔自唱案授按皆使尚書郎為之文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説為右丞相製儀註自極尊自非中書門下及

請三品以上定是日皆坐受拜或徵其所從來荅曰聖曆中王
及善頭盧欽望同日拜文昌或徵其丞亦同此儀當時以說方
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為故事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倖而得貴位
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
仲為僕射列如此日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政而不交權倖
者也尋罷坦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又曰寶曆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車不
為之却因上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中〻以為左右
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揔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

八

尚書以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
於廷礼数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来聖君賢臣布
政除弊不革此礼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
不當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非當今
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衆何殊或中丞新
授亦無見僕射之處又衆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来憲度乖
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德有
虧法制伏望下百寮重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奉勅宜令左右
常侍諫議大夫結事中〻書舍人詳議聞奏元和中太常博士

常謙舉奏削去舊儀今絳上論於体甚當然其時璠黨方盛致
絳改官共寢其儀
又曰李程太和中為左僕射中謝目奏曰臣所奏官上礼前後
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曰不受四品以下官拜
近日再定議注四品以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行之於前
今御史云以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
丞李漢以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勅曰僕射上儀近已前詳所
緣拜礼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十
六日勅處分

鍾離意別傳曰意馬為尚書僕射其年匈奴来降詔賜縑三百
尺尚書〻〻侍郎暨鄴受詔誤以三千尺賜匈奴詔太怒鞭鄴
欲死意多排首閤入諫明帝以合大意惠損怒消帝謂意曰非
鍾離尚書朕已降威於此郎
世說曰周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為三
日僕射
唐書官品志曰僕射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
糺彈而已右不糺彈
唐新語曰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

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
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
事後加知軍國事常安石為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
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二

職官部十

揔叙尚書

常昭辨釋名曰上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辨云尚猶奉也百
官言事當首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
周礼曰司會中大夫二人主司會主天下之大計〻之長若今
之尚書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初置尚書曰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子物皆曰上如主婚曰尚主者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廵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勑賜尚書禄以終
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又曰章帝賜尚書劒各一手置姓名韓稜楚龍泉到壽蜀漢
文劒陳寵濟南鍛成一室丙兩刀其餘皆平劒其時論者以為
稜淵身有謀故得寵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劒寵登朴有
善於内不見於外故得鍛成劒皆因名而表意
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客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
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開口不食七日而死續漢曰百官
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
人一人為僕射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各有曹任常侍
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辟國事民曹主吏民上書
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断獄共為五曹
世祖又分增三公為二曹其一曹主歳尽課州郡事改常事曹
為吏曹選舉祀祠民曹主善治攻作塩池苑囿客曹主護駕羌
胡朝駕二千石曹主解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為六曹
又曰李固上疏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〻〻為天喉
舌尚書為陛下喉舌
謝承後漢書曰陳敬字子稚拜尚書公卿朝日晏無詔禁閤臺

上故事何時可罷對言已食輙有詔罷今已晏禁曰寧可白耶
尚書郎以上方晏樂不敢白禁使罷公卿既罷上問左右今未
有詔而罷朝何也尚書直對曰陳禁命罷上曰勿復問也禁在
臺二年尚並令僕射數奏久病滿百日請輙免有詔賜金帛醫
藥
又曰張陵處仲字為尚書首歲朝梁冀帶劒入省陵叱冀令勑
虎賁奪其劒冀跪謝陵刻之詔以歲俸贖罪者寮肅然冀弟不
疑曾舉陵後疾冀不疑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
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令申公憲非報私恩耳不宜有慙色

又曰翟輔字子廣為侍中郎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
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弟者補之由是輔對第一拜尚
書
又曰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再仆禁微謇諤首不屈豪右為百
寮所服以儻事免朗性務嚴閉門整法長吏希見動有礼序室
家相待如賓子孫如是嚴君焉
又曰蔡邕字伯皆以待書御史選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又曰鍾離意字子何明帝徵為尚書交阯太守坐贓伏法以資
物簿入太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

問其故帝曰臣聞孔子恐竭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
鄉惡其名也賍穢之寶不敢稱帝笑曰清于尚書賜錢三千万
又曰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勗群寮秉機
平正直而行之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又曰常虎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其源在尚書〻〻
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漢官解詰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
又曰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内使機事所揔號令條發漢官儀曰
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奏改之

尚書漢亦尊此官與機密也
應劭漢官曰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
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張璠漢記曰朱穆黨事禁固徵拜尚書正月百官朝駕畢虎賁
當陛置弓於地謂群寮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寮皆迴避不
敢當穆乃阿之曰天子弓當載之於肩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
謹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服其忠烈
魏志曰陳群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又曰許混字子邵清淳有鑒職明帝時為尚書

又曰丁謐字彦静曹爽宿與相親挾為散騎常侍轉為尚書在
臺閣數所有騂駮以勢屈於爽〻亦敬之時謗書謂臺有三狗
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黠作疸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黠者爽
小字也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謐尤疸囊也
又曰孤孔礼字德遠為尚書明帝方修臺署節氣不和天下少
敎礼固爭因罷役制也曰敬納儻言
魏略曰帝遊晏在内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為女尚書使
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云也
吳志曰尚書熊睦見孫酷雹微有諫皓使人以及環撞殺之身
無貌肌也
晉書曰杜預為尚書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社武
庫言其無所不有
又曰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成
老也
又曰劉頌為尚書孫秀等推崇道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
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〻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
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誠受諸用周勃諸呂而尊孝
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亂舊典而習權変非

先王之制九錫之義謂所無施

晉康帝超居注詔曰尚書万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僕甚非治体今雖軍國多費不為元凱昔祿其依今僕給尚書親信五十人廩賜

晉中興書曰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選用名資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望昔愉為御史中臣丞為司徒長史恢為會稽太守臣為尚書郎恢尹毋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踰等尺上亂聖朝貫魚之次下遠群士往平之論豈微臣斯止之誠實胎聖政維塵之累

宋書曰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〻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履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户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永蒼玉執笏負荷

梁書曰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倒上省交礼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也

又曰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潔囊竟何所出答曰
張安世傳云持槖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槖囊也近臣簪
筆以待顧問也
後魏書曰肅宗灵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
朕之社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尽之侍座者莫不羡仰翻
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隋書曰于仲文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
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断厚加劳賞焉唐新語曰玄宗
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有唐以来

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歴踐内外清貫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
客本河湟有使典耳挾昇清流蓋班常伯此官邪也
益部耆舊傳曰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
且有降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兄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
復徴為尚書
會稽典録曰鄭弘拜尚書舊典科郎蒲補縣長令史為丞尉弘
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簿人無樂者請使郎補縣令史為上從
其議自此為始
通典曰尚書出内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之所由選舉之所由定

罪尚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泉藪内外所拆裏遠近所
稟仰故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
時是為喉舌
郭子曰王公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傳
子曰蝦字蘭石尚書大小無不揔
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〻者領祿天下事如今之尚書
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日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
綜理万機以考庶績三日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日出納王命
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應璩書曰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傳說弁
板築而為殷相呂望投竿而為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為漢宰若
此翁者乃奇耳瑮〻尚書執憲之吏局以為異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職官部十一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左丞

六典曰左右丞掌轄省事糺舉憲章以辯六官之儀制正其文法分而視馬

漢官典職官尚書左右典臺事繩糾無所不捻

續漢書百官記曰左丞掌録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
漢官儀曰漢制八座丞相郎初拜並集都座文交礼廷又解
交晋書百官表志注曰左右丞俸月三十斛左丞主臺内禁令
宗廟祠祀朝儀射制彈案選用署吏稽近道文書給假
晋書曰劉暾字長叔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臺清消
又曰郄詵為尚書左丞推奏吏部尚書崔洪〻曰舉詵丞而還
奏我此謂挽弩自詵曰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以軍法戮
宣子崔洪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其
言乃至於洪聞而悅服之

又曰傅咸為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弈咸故將也累辭病疾不起
復不上朝又自表娣上葬乞出臨上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
又曰郄弘始為尚書郎轉左右丞在朝為百僚所憚後生坐世
事免
晋諸公贊曰許奇為尚書左丞有雅繩憪
又曰傅咸長虞為左相書閣大小望風自肅
晋中興書曰荀雅字令遠廷左丞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
封温雅謂太宗曰若温復假王戚平定河洛修復山陵將復何
以加之遂止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
伺二臺之違累相糺奏
宋書百官志曰晉宋之世左丞主臺内禁令宗廟祀〻朝儀礼制
選用署吏糺諸不法無所迴避
三國典略曰北齊張耀嘗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居守文宣
夜還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
文宣笑曰卿欲學致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視
梁書曰賀琛迁尚書左丞并參礼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
議多所創定每見祖高與語常移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

下有賀雅琛客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又曰劉孺第覧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
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娣夫御史中丞褚澐從兄吏部郎李
綽在職頗通賍貨覧劾奏並免官李綽怨之常謂人曰笑嗟行
路覧噬家人
北史曰郎茂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字文愷右翊
衛大將軍于仲文兼河東銀窟茂奏劾愷未已降禄賜優原挾
葵去職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大近臣
趣侍皆庭朝夕聞道虞柄之風抑而不暮分鉄之利知而必爭

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高祖嘗謂諫議大夫王荅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是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護罪卒拜汪為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杲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

唐書曰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室數十間起處於東宮趙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歷壖囿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冤理詳細及刺衢三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兄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唐新語曰楊昉為左丞時于文化及子孫理資隆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里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〻曰適朝退未食〻早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敘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傳咸表曰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

猥忝斯任懷於不稱惧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下臺彈尚
書丞郎事曰舊丞郎取急及屬出皆尚有對使職局不廢而昨
左右二丞及諸郎皆出唯次直二郎在役使有兵火警急便為
無復行事者二臣頓行無印可以封符疏此之逋慢莫斯之甚
傳咸荅卒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万機之會斯乃
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為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忝此
任儷侃從事曰愼一日

右丞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右丞一人四百石掌録文書期會假署
印綬及筆黒諸材用
漢官儀曰尚書左丞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
晉書百官表注曰右丞主臺内庫賜廨舍量物用多少及廩賜
民户租布刑獄兵器稽遠道文書章表奏事晉中興書王國寶
因酒坐怒左丞祖台之攘袂喚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復為有
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性情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
礼其免官
沈約宋書曰晉兩朝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旦朝而
已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礼遷解又交漢舊制也今唯八

座解交丞郎不服解交

宋書百官志曰右丞掌臺内庫藏兵諸器物廨舍刑獄兵器唐書曰于文郯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称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郯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疋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又曰韋温為尚書右丞吏部員外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為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網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為安州刺史

五代史後唐書曰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避庙諱也至同元年十月舊為左右丞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掾不至相懸以此北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左右官品與左丞並為正四品

左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者署符目焉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隋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員令曰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署抄目舉稽失諸臺内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併行之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隋書曰骨儀選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宝天下士大夫莫不変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令史

漢書儀曰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史滿歳補尚書令史滿歳為尚書郎出八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令史十八人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列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華嶠後漢書曰帝虐上疏曰有楚獄事繁故置尚書令史以耶郎

晉書曰陳壽少仕蜀在觀閣為令史又為郎官人黄皓專弄朝政大將軍宇等皆曲躬事皓以營時務壽獨峻然後乃自禪與校

又曰趙孟字長館入補尚書郎令史尚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

其面有疵典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齊職儀曰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

賢一梁冠

楊楞伽北齊鄴都故事曰尚書郎判事正令史測坐書令史

過事

典略曰邊讓字文礼陳留人將軍何進問其名欲以礼辟恐不

肯來乃叱以軍事召之到署令史進以礼見之讓占對閑叙声

氣如流其時坐席賔客有百數皆高暮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四

職官部十二

吏部尚書

六典曰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七政

令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勲四曰考功揔其職務

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事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後漢書曰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舉選齊祀事

魏志曰盧敏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駮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

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

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敏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
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
聞者乃舉阮孫武邕帝於是用邕
吳志曰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藏否得中毓其
録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
書選舉號為得才
又曰暨艷字子休為選曹尚書性峭勵好清議當時郎署濁混
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彈指百寮覈選三事署皆貶高就下降
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鄙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
故怨憤声積兢言艷用私情受憎不由公理艷坐自殺
又曰陸喜字文仲頗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又曰薛綜為選部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体密貫道達為才
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匡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為吏部尚書尚時清淨内外肅然牧馬依家廷妻息
素食不受一錢
又曰嵇紹字延祖裴頠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
使天下無服遺才矣

又曰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
一虛名理一冤枉敘一疢疾隨其沉浮門調戶選好營生廣收
八方園田水堆周遍天下聚歛積實不知紀極
又曰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皓之姊賢明婦人
也每聞隱之哭声輒飡投杼為之悲泣即而謂康伯曰若君銓
衡當舉伯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又曰蔡克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澗
嘗與瑯邪王愆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字以
一字拔入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
驗於今矣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捌月詔曰選曹銓管人曹宜得忠恪〻
寡欲仰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
以整為吏部尚書
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
選舉稱為廉平
晉陽秋曰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
世然後授任
晉書諸公贊曰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

見遂刊定選倒而著于今

宋書曰顔竣為吏部尚書晉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權笑答曰之時人語曰顔竣嗔而與人官笑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因傳隆問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録尚與吏部尚書

又曰王弘字領選將加荣禄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昉睦語欣歡喜者必無所皆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切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絶官叙之分既無以惠又不微借顔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悦伏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称疾經日衣成然後赴

又曰庾仲文性好潔為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刘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舩自乘馬或以白文帝〻見問曰

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惧起謝

又曰庾炳之為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彈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諳炳之宅諮事因留之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也

又曰少帝以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惠被告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轉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齊書曰褚彥回選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惧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又曰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素賔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紙帽風吹脫剥殆尽

南史曰初謝朓告王敬則女為朓妻常懷乃歆報朓〻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

南史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惜皷吹後主謂所司曰皷吹

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帝
搆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
梁書曰蘭子明為吏部尚書性疑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
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
又曰謝覽字景滌朏之弟淪之子也自祖至孫三代居選部時
以為榮
又曰王泰字仲通為都官尚書能接人士〻皆願其居選官頃
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傾屬
又曰謝舉字言揚選掌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

此職前代未有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求寧伯郭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為吏部
尚書興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楊俊又內外称之以擬魏之崔毛
後魏書曰崔玄伯選吏部尚書命司制官爵撰朝議協音樂定
律令申科禁玄伯揔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擬八座
玄伯通置三十六曹如今僕統事
又曰崔亮選吏部尚書時與楚新害張尋之后灵太后令武官
得衣資入選官吏負既少應選者多則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
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

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
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称其能
又曰郭祚為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令假得入
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使以貴矣由是頗勞滯當時
每指怨言然所用者皆量才称職時人以此歸之
又曰元順為吏部尚書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
王雍〻欲以為廷尉評頻〻記順〻不為用事雍遂下命用之
順投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侍
順至於衆挫之順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之曰天子之子天
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尊親莫二原順何人以
身成命投弃於地順鬚眉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歔而不言
久之搖一自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選宅立都定九流官方清
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使何令馬廷尉清官殿下既
先黄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雍曰身為丞相録
尚書如何不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得越樽
俎而代之未聞有别旨令殿下叅選事順又厲声曰殿下必如
是順當依事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使祖忿恨遂
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元敎不撓皆此類也

又曰元修義選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群缺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臺曳之居對衆大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遠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

三國典略曰東魏與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呼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駝過見我不以下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愔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果自不虛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〻自言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北齊書曰段孝言為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特物不平柚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揔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崔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荅唯厲色遣下而已

又曰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揔為太子詹事令管紀陸瑜言之於奐〻謂瑜曰江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轉礪除后竊有所雖瑜具以白太子〻〻深以為恨乃言於陳

主將許之奐乃啓曰江揔文章之人今太子文藻不少無籍於
揔如臣愚見頗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陳主曰即如卿言誰當
居此奐曰都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
亦在
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為太子詹事奐又啓曰宋朝范蔚宗
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世不疑太子固爭之陳主卒已
揔果共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遊揔家
陳主怒而免之
隋書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称
職吏部侍郎高世本鑒賞機晤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以輕
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
為最
又曰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
善心虞世機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礼降殺輕重弘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献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議注楊
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
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礼樂盡在此矣非
吾所及也

又曰常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称為
廉平堂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公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
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藻身洽德名
立窪匡盈滿之誡先誓所重欲追縱二疎伏奉尊命
唐書曰常思謙弱冠舉進士累補進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
坐公事徵殿舊制多不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
始得此人豈以小疵而弃大德特進超拔監察御史由是諸名
又曰李巽為吏部尚書病極郎官相率首疾巽初不言其病與
之考校程課商搉公利至期多而終

唐新語曰裴光廷為吏部始制循資格以賢遇尊平輙者喜其
循常負財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因爭不得及光廷卒有司定謚
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道謚為克平
先賢行狀曰崔談委授銓衡揔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
所明拔朝廷歸美天下称平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所之司
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
居此職称此財者未有一也
世說曰王濬冲裴制則二人揔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

曰二童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為吏部尚書尚爾時天下無滯才

世語曰安定梁誥善八方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太祖求鵠〻乞以書贖罪乃令書信幡宮門題

語林曰袁貞為監運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太坐語袁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入中作市井

魏名臣奏曰羽林右監朱遣言天下之任非吏部尚書所能獨辨令長以下可專付吏部守以上八座舉傳咸集表曰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

魏武漢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在不難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職官部十三

吏部侍郎　總叙尚書郎

吏部侍郎

隋書陸彦師為吏部侍郎隋丞周制官無清濁彦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又曰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為知人

又曰煬帝以尚書六曹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部工部各置侍

郎一人以二尚書之職

唐書曰高李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称尤當從幸羣微宮

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一表其清鑒焉

又曰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為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暐為之分然自守絶以清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仲入乃設齋自度武太后聞知復拜為天官侍郎

又曰席豫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以卿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又曰房隷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頴叔四代成居選部時論榮之

又曰常陟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見人選疑其有瑕按声盤結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侍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又曰崔群徵拜吏部尚書侍郎穆宗召見別殿謂群曰我昬諸位知卿為羽翼群曰先帝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大牘允符東海之賢若不知先

帝深旨豈敢輕言

又曰崔郾為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若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匣華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甄別乃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郾對曰資叙相當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衣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典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若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覩時任數頗為時論所機

又曰鄭玄挺為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時談所鄙又時患消渴疾選人因目為鄭渴牓人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鄧州刺史

唐辛語曰裴行儉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勵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卒如其言

又曰常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

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暗識理体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無以門亦無所禁私引致者晦輙知之召問莫不受伏和朝廷以晦革改前規成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又曰馬載為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為河内尉思立令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風俗也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許趑趄失步

揔叙尚書郎

漢書曰南宮二十五星哀烏即位故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即此也

又曰主父晏詣闕上書朝奏暮召入見言九事其八事律令其一事諫匈奴上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乃拜偃為郎中

又曰韓信為項羽郎中數干以策而費用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為郎中每常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重

又曰黄香為尚書郎嘗獨直宿臺上盈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

又曰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
太學初善應化而至皆除郎中
又曰黄香知古今記群書無不涉獵兼好圖讖天官星氣鍾律
曆筭窮極道術京師號為天下無雙江夏黄童京師貴戚暮其
声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
後漢書曰馮豹拜尚書郎勤不懈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
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特被覆豹勑令勿譙由是數加
賞賜
又曰馮勤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軍粮在事精勤遂見親識
每引進帝輙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
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
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
又曰樂松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須漬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輙見松問其故甚嘉之自
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飡結帷被皂袍
又曰韓彬拜尚書郎侍中常侍節女婿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
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
怨之遂彰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

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何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兄官禁銅彬遂見廢

又曰王鐸為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帝於義據法為三臺之表

又曰陳忠疏曰尚書為王喉舌諸郎多文俗鮮有雅才每為詔文王示內外轉相求請也

績漢書曰胡廣字伯始舉孝廉試為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

又曰徐方為尚書郎性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

謝承後漢書曰尚書郎舊典秩滿選令長鄭弘為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實簿人無藥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

又曰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曰臣文武無備在所施用善嘉其才以繁亂絲付諸使理儲掖佩刀而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又曰何湯拜郎中守閿陽門侯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後皆奪俸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万明帝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又曰竇攸篤學退居舉孝廉為郎世祖會百寮於灵臺得鼠

如豹文問群臣攸曰鼪鼠詔曰何以知曰見爾雅詔曰如攸言
賜帛三百更勑諸王子從攸受爾雅又曰明帝性偏察常以事
怒郎樂崧〻迳入牀下上怒甚疾呼曰郎出〻〻崧曰天子穆
〻諸侯皇〻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
漢官儀曰尚書郎四人一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主羌夷吏民一
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主錢帛貢獻委輸
又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礼門内
又曰尚書郎給青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氊褥中枕太官供食湯
官供餅餅五熟菓實下天子一等級尚書史二人女侍使二
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直香爐燒從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省皆
無粉塗盌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趣走冊埒奏事黄門郎與
對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
又曰尚書郎初上諸臺称守尚書滿歳称尚書郎中三年称侍
郎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魏志曰明帝太和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兵亂以来經學
廢絶後生進趣不由謨典豈朕訓導末給將進用者不以德顕
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

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又曰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藏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閔忠異之謂有良平之討察孝廉為郎

魏略曰韓宣字景陽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已縛束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是誰左右以實帝曰是子建所道韓宣即德原之

又曰姜為字伯約群表欲維以為將維家本衣冠不願為因表

拜郎中

吳志曰張純為字元緒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且閑捷對客正可觀擢拜郎中

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又曰孫皓降晉賜號歸命侯諸王為王者皆拜郎中

晉書曰魏始字陽元為尚書郎時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伏之言舒曰吾即其人也乃慢被遥出同寮素無清議者咸有目愧之色者也不詠其高

又曰素靖同郡張勃特表進以才藝絶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基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

又曰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權見而奇文曰常恐微言將絶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此人之水鏡也每見此人營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索靖子紹字巨秀以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紹廊廟之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雖手敎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又曰吳隱之兄坦之為袁貴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為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又曰稽含言於長沙王又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鄧官中騎三曹書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含謂之各有主師委之大將不宜復令臺僚與其門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也

又曰賈充改為律令以裴楷為定科郎

晉中興書曰王廙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達可作諸王佐郎廙曰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選是所不顧遂為郎

又曰王恒之字文度選曹郎擬為尚書郎恒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謝安惡之

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典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怨之辭不拜

晉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授任基子況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冲為治書侍御史

齊書曰睦惠曉除尚書殿中郎儁族東相賀惠曉舉酒曰睦惠曉年踰三十父頒遷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耶梁書天監元年詔曰自礼闕陵替歷永久郎署備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又曰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

又曰到洽為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蹤遍居此職時人榮之

又曰殿中郎缺武帝曰舊此用文學且居寫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以張緬為之

後魏書曰高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禄允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諸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佳以老得免謹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

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三國典略曰齊王命百司各
列勤墮尚書郎皇甫亮三日不止齊主親詰其故亮對曰一日
雨一日病酒齊王以其言實遂優容之今扶脛三十
唐書曰韋虛舟家有礼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称郎官家
又曰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早擅高名在窪途五十年累經貶
商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從步官既
散曹俸祿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儉者為之難息
三輔決錄曰田鳳字李宗為尚書郎客儀端正入奏事灵帝目
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又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黠重見義去官亦
以並免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上書云昔明帝時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
錢千萬左右聞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與人耶今
陛下以宅比一把茅臣以為反側也
又曰屈覇字子卿拜尚書郎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下在朝者
莫不慎睫承風子卿終不屈撓
王處冲別傳曰處冲為尚書郎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事要機
輒執其中〻外之間亡所辨明臺閣益歸重之

通典曰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勑
貞觀二年十一月常叔瑾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常季武除主
爵郎中其年七月常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卿知兄弟近
在尚書省故在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辞稍屈階資也其後
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迴避
抱朴子曰漢末有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甚過知命身居九
列才舉冠群名位殊絶始交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以為宜使
起家作臺郎
世語曰龍青中石苞嚮鈇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知馬擢為郎

又曰曹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爽不從有司奏綜尊爽
反宣王曰各為其主宥之為郎
桓譚新語曰余年一十七為奉車郎中尉敗中小苑西門魏
武集選舉令曰國家舊法選尚書取年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
才能謹慎典曹殆事起草立意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吏
之耳書訖共省讀内之事本来臺郎充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
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為文書當御
令史是為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辨於蘭角也
魏名臣奏附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尚書郎試

然後得為之其在職自賈所廢書諸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
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雖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才伎魏則
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才伎鋒出入亦欲騁其能於萬乘
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
山濤奏事曰卿州久無郎前尚書傳祇坐事免官在職曰淺其
州人才無光之者不審可復用否
又曰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為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
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命殿
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選此否陸機謝吳王表曰殿中

以臣為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為殿郎

昌平坂學問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五

十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